



# 馬伯庸：

## 以文藝形式傳遞「大醫」精神



### 人物簡介

#### 馬伯庸

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得主。代表作有《長安的荔枝》《大醫》《兩京十五日》《顯微鏡下的大明》《長安十二時辰》《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風起隴西》等。

▲作家馬伯庸希望在歷史小說中寫出古人與今人的共鳴。 大公報記者宋偉攝



▲馬伯庸著《大醫·破曉篇》、《大醫·日出篇》，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 在歷史小說中找到古今人性共鳴

《大醫·破曉篇》主角是一個在日俄戰爭中死裏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在倫敦公使館跑腿的廣東少年、一個不肯安享富貴的上海少女——這三個出身、性格、際遇各不相同的年輕人，在一九一〇年這個關鍵節點，同時踏入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開始他們糾葛一生的醫海生涯。作為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三人肩負的責任比普通醫生更加沉重。上海鼠疫、皖北水災、武昌起義……晚清時局跌宕起伏，無時無刻不牽扯着三人的命運。他們相互扶持，從三個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漸成長為三名出色的醫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何謂真正的「大醫」。

### 為國為民 書寫醫者故事

作為破曉篇的續作，《大醫·日出篇》講述進入到民國時代，二次革命、五省大旱、關東大地震、淞滬會戰，一次又一次把方三響、孫希和姚英子等紅會醫生拋至風口浪尖。隨着抗戰爆發，三個人原本迷茫的前路，在痛苦與抗爭中陡然變得清晰起來。如何真正拯救四萬萬同胞的生命？這無數醫者為之尋覓多年答案，即將噴薄而出。

談及《大醫》系列的創作緣起，馬伯庸形容與一次偶然的參觀密不可分。「我在2017年去上海華山醫院參觀，無意中發現這座醫院非常有歷史。醫院有一個很大的院史館，我參觀時看到這座醫院始建於1910年，而且還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第一座醫院，非常有時代意義。」在他看來，具備人道主義救援職責的紅十字會醫院，歷經近代戰爭、災情以及諸多波瀾壯闊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就想到以中國近代醫生的視角來看待整個時代，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

儘管當即就有創作的念頭，但馬伯庸認為自己當時對醫學及近代史的了解研究還比較膚淺，於是又耗時近三年時間學習，直至2019年年底才正式開始動筆。「前後大概寫了兩年多，最後在2022年年中才開始出版，差不多整部書有80萬字，也是我寫過最長的一部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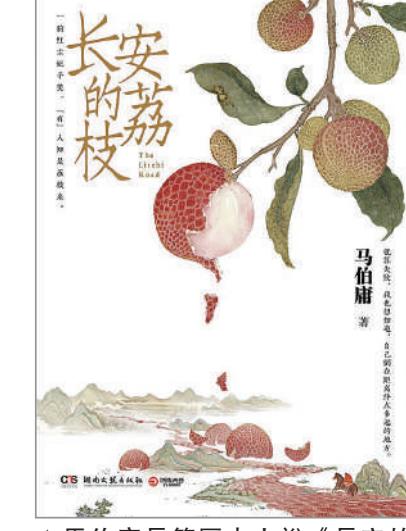
馬伯庸坦言，起初是想寫一個戲劇性比較強、好看的故事，但隨着調研深入，他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想法。

「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和人物，但大部分公眾都不清楚。如果不做專題寫作的話，我也不知道。」馬伯庸惋惜道，長久以來他們的事跡和貢獻都停留在學術圈的範圍內，比如中國紅十字會的創始人沈敦

和先生，中山醫院以及上海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顏福慶先生……他們對中國醫學的貢獻都非常巨大，但是長久以來很少有人能關注到這一點。他希望通過文藝的形式傳達給讀者，曾經有這麼一批血肉之軀，為了國民健康，毀家紓難、奮不顧身。

### 影視劇尊重原著是「偽命題」

馬伯庸談及創作時最大的困難是醫學領域的細節。「寫出足夠精緻的細節才能讓讀者信服，但我本身並沒有醫學專業的背景，所以當時找了很多專家來當顧問。」然而，這些醫學專家接受的是現代正確的醫療教育，而我想知道的是那個時代很多錯誤的、過時的醫療手段。「同一種疾病，在每個時代的治療方式都不一樣。」



▲馬伯庸長篇歷史小說《長安的荔枝》，令讀者感受到小人物的亂世生存之道。

近兩年，馬伯庸的小說不斷被搬上熒幕，同樣獲得了不俗的收視率和觀眾口碑。在談及是否會要求導演在拍攝時尊重原著，馬伯庸直言尊重原著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小說和影視劇兩者之間的表達方式，從底層邏輯就不一樣。小說是一種詩化的語言，可以天馬行空，可以隨時補敘、倒敘、插敘，但影視劇是一種視聽語言，所有的信息都必須轉化成視覺和聽覺，這兩種情況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

他進一步解釋道，不可能有影視劇100%忠於原著，但每次改編我都會跟主創團隊深聊，告訴他們小說中讀者喜愛的部分，哪些地方需要盡量保留，除此之外的細枝末節就儘管放心大膽地去修改、再創作、再演繹。

「只要能做到『形散神不散』，改編就算成功。」

### 歷史小說採用「三層邏輯」

馬伯庸稱自己的小說是「歷史可能性小說」，故事中經常將主角穿插到真實歷史事件之中。在處理其中的虛實關係時，他介紹自己用到了「三層邏輯」，即大事不虛，細節真實，中間一層可以虛構。

「比如寫唐代，不能寫安史之亂沒發生。寫三國，不能寫諸葛亮不是死在五丈原，歷史大事不能動，這就是大事不虛。」而細節真實則反映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生活點滴。「比如到了宋代油菜花才大量種植，菜籽油才出現，所以就不能寫一個唐代人家吃炒菜。再比如唐代的女性可以任意外出，而明清封建禮教禁錮下的女性，沒有正當理由不能外出。所以在寫唐代故事和明清故事時，對女性生活細節的塑造就截然不同。」

縱然中間一層可以虛構，但馬伯庸亦指出原創的人物或事件也不能天馬行空。雖然可能不符合當時的史實，但要符合當時的歷史邏輯。「比如鴻門宴項羽為什麼沒殺劉邦，歷代眾說紛紛，但我猜測可能是年齡原因。項羽當時26歲，劉邦50歲，在不到而立之年的項羽看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對自己構不成威脅，殺不殺他並不重要。雖然這種猜測沒有任何歷史記載，沒有任何史料支持，但這種虛構符合人物邏輯和當時人們的認知，就會令讀者信服。」

### 注重小說創作的當代性

儘管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具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調度複雜人、事、物關係的敘事能力和想像力，但他自己卻認為這些只是技術上的難點，而創作真正的難點在於小說的當代性。「之前有一個讀者問我，你寫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已經發生過的，這些歷史人物都已經去世了，那和我們現代人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看這些事情？」

觀眾的提問也給了馬伯庸一個啟發。「任何作品尤其是以歷史題材為主要創作方向的作品，都要找到古人和今人的共同之處，找到人性的共鳴點。因為只有把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彼此連接，才能說服讀者進入到古代世界。」

他又以金庸寫武俠小說為例闡釋道，「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除暴安良的俠客夢，都能夠理解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情懷，這種情懷與古代能夠連接，這樣的小說就會膾炙人口。」

### 寫作靈感源自跑步和閱讀



▲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的電視劇《風起隴西》，由陳坤等主演。

「靈感就像貓一樣，你越去抓牠，牠就跑得越遠。你不去搭理牠，牠反而一會就過來撓你的腳背。」馬伯庸坦言自己也有創作瓶頸期，一般會選擇跑步或閱讀。「跑步實際是放鬆的過程，跑的時候沒有餘力去想其他東西，經常跑着跑着忽然一下子靈感就來了，這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多次驗證。」

馬伯庸說，第二個尋找靈感的辦法就是閱讀。「因為從創作經驗來說，靈感並不是憑空就能炸出來的。靈感要靠大量閱讀、大量吸收作為基礎，當你看了足夠多的資料之後，你才會迸發靈感。」

正如創作《大醫》時，馬伯庸坦言當時因為不知道當年醫生的生活情況，根本不知該如何往下寫。為此，他選擇大量閱讀醫生的傳記和新聞報道，對當時的社會形態和醫生有初步概念後，靈感也隨之湧現。

其他作家擅長在夜深人靜時迸發靈感、奮筆疾書，馬伯庸則形容自己的寫作時間安排如同上班族。「早上八點半開始，晚上五點半結束，朝九晚五跟上班族一樣。回家之後不寫作，保證自己進入休息狀態。」且必須在吵鬧的地方才能「寫進去」。

於馬伯庸而言，最好的寫作地點是機場候機樓。「坐在登機廊橋前的座位上，周圍很吵，我知道自己不會延誤航班，這時的靈感就特別好。」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受到觀眾廣泛好評。

是歷史小說真有一種調度複雜人、事、物關係的敘事能力。近日，馬伯庸攜全新長篇小說《大醫·破曉篇》、《大醫·日出篇》到從《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到《長安十二時辰》

訪大連新華書店，與觀眾分享新書創作緣起和創作經歷。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馬伯庸直言，任何作品特別是歷史題材小說，都要找到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彼此連接，找到人和想像力，充滿創意也具備突出的個人風格。馬伯庸說服讀者進入到古代世界。

大公報記者  
宋偉



掃一掃 有片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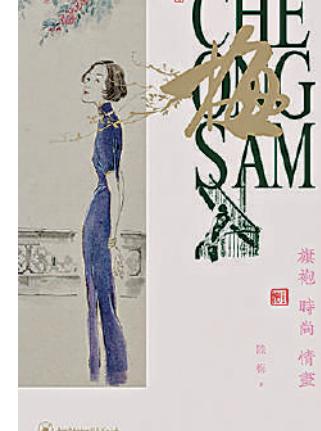
## 《旗袍時尚情畫》

旗袍，是展現中國女人特有的女性美的最佳代名詞，它是如此曼妙婉轉、婀娜多姿、自帶風情，既讓中國女性痴迷，亦讓世界女性驚豎。

畫家陸梅最愛旗袍之美，亦擅畫旗袍女子形象。她的第二本生活隨筆集《旗袍時尚情畫》收錄了30餘篇文字、近150幅畫作及若干圖片，既用大量各式各樣的旗袍女子圖像展現了上世紀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場景和豐富、寧靜、平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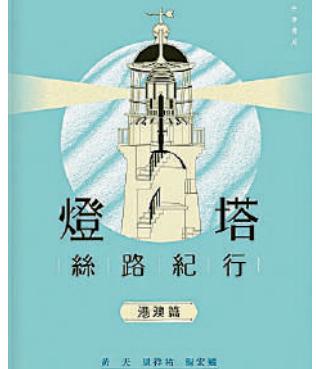
的生活狀態，亦切入當下生活的熱點話題，關注現代人的旗袍情結和生活思考。

陸梅筆下的民初女子，嬌、雅、柔、韻，顧盼生姿；她創造的時尚女性，俏、亮、脫、酷，宜古宜今。她將詩意與日常巧妙融合，畫作中縈繞着一股特別的東方韻味，帶來一種令人嚮往的審美體驗。讀者可跟隨陸梅的畫筆，品味旗袍時光，細味這種延續至今的美。



▲《旗袍時尚情畫》，陸梅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書訊



▲《燈塔絲路紀行港澳篇》，黃天、景祥祐、楊宏通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燈塔絲路紀行港澳篇》

香港是世界上擁有多燈塔古蹟的地區之一，這些「沉默的守望者」一直見證着香港的發展，它們的故事卻鮮為人知。本書通過整理文獻、建築圖則、航線地圖、舊照、訪問，甚至以數位技術還原舊時燈塔，製作多個3D模型，全面呈現香港以至澳門燈塔的人文歷史。

本書先從宏觀出發，介紹海上絲綢之路一帶的古式輔航建築，以至現代燈塔的運作原理和作用，勾勒香港、澳門與

責任編輯：劉毅 美術編輯：馮自培